

§ 穿越西奈沙漠(3)/西奈之眼

540BC 晚冬，見證了第三基地在西奈深處遺留的蹤跡後，地水火風四精靈進入畢達哥拉斯的魔戒空間修煉，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。

另一方面，畢達哥拉斯繼續在西奈半島/埃及邊緣停留，把這些年在思想上的收穫消化吸收，並且準備完成與第三基地的真正接觸。

一切都蓄勢待發。

過了兩年，時值 538BC 初春，西奈半島南端。

§ 西奈山頂

清晨，畢達哥拉斯飛身西奈山頂(Jebel Musa)靜坐修煉一周天後，起身眺望。



只見這座巨峰的花崗岩體在初春的朝陽下，呈現出冰冷的青灰色與暖調的玫瑰金交織的色澤。山勢陡峭，巖壁如被巨斧劈開，形成深谷與絕壁。

礫石與風化的岩層在晨光中泛著鐵鏽般的赭紅，岩壁上可以看到古銅石器時代至納巴泰人留下的岩畫與銘文。

曠野間偶有耐旱的刺槐掙扎而生，扭曲的枝幹在乾熱的東風中靜止如化石。

遠方，暗赭色的山脈稜線切割著蒼白的天穹，山體被億萬年的風蝕刻出深峻的皺褶。

向東望去，紅海的海灣在日光下泛著青灰色的微光，像一塊巨大的、被遺忘的琉璃嵌在荒漠邊緣。

沿岸的鹽灘閃爍著鈍白，幾叢枯黃的鹽生灌木旁，有野山羊新近踏出的細碎蹄印。

空氣裡瀰漫著炙熱塵土與遠處海水鹹腥混合的氣味——這氣味被偶爾掠過峽谷的風捲起，又迅速消散在無邊的寂靜中。

石縫間，去年冬雨催生的地衣已蜷縮成焦褐色，僅存的幾株沙漠百合卻正綻出脆弱的鵝黃色花朵。

一隻埃及禿鷲在高空盤旋，牠的影子滑過乾涸的河床，那河床的裂紋如陶器碎片上的紋路，記載著此處最後一道水流消失的模樣。

這裡是馱隊偶經之地，人類的痕跡稀薄如朝露：幾塊被煙燻黑的路邊石、一段埋在沙中半腐的駝鞍皮繩，暗示著這片荒蕪仍被納入南阿拉伯與尼羅河三角洲之間的貿易網絡。

此刻，初春的太陽正緩緩爬升，將一切陰影壓縮在岩石腳下——西奈的晝與夜，亙古如斯。

§ 遨遊天際



一隻巨大飛鷹掠過，畢達哥拉斯招手傳達意念，飛鷹停留身後。

畢達哥拉斯：「讓我們一起遨遊天際，見證您的雄姿。」

飛鷹低頭俯身，畢達哥拉斯躍上鷹背，飛鷹騰空，衣袍在疾風中獵獵作響。

畢達哥拉斯乘著飛鷹越過西

奈山巔時，初春的冷冽空氣驟然轉為廣袤的炙熱視野。

鐵鏽紅的群山在腳下鋪展成無盡的褶皺，深谷如被巨神用指甲狠狠刮過大地留下的溝壑。

東側，紅海的海灣彎成一道靛青漸層至祖母綠的弧光，浪沫在礁岸鑲出破碎的銀邊；西面，遠處的地中海化為天地交界處一抹極淡的灰藍。

整個半島像一塊被烈日烘焙千萬年的陶片，邊緣被兩片海洋溫柔而固執地浸潤著。

鷹翼傾斜，轉向北飛。

曠野的色塊開始流動：赭紅的砂岩高原斷裂成巧克力色的丘陵，乾涸的河床網絡如同龜甲上的裂紋，在沙地上刻出蒼白的紋路。

零星綠洲像被打翻的翡翠顏料，在黃褐底色上暈開小小的、頑固的濃綠。

南方的山脈最為險峻。

尖峰如矛戟刺向蒼穹，岩壁在斜光中顯出紫灰與焦赭的斑駁紋理，那是億萬年風暴與寂靜共同雕刻的模樣。沙丘開始出現，金黃的流線在荒漠上凝固成波浪的形狀，背風面拖著細長的陰影，彷彿時間在此處流速特別緩慢。

當飛鷹盤旋回西奈山上空時，畢達哥拉斯俯見自己來時的山巔——那花崗岩頂在日光照耀下，正泛著蜂蜜般溫潤的光澤，與周遭嶙峋的黑暗岩壁形成奇異的對比。

山腳下，一條幾乎無法辨識的商隊小徑，如淺灰色的絲線蜿蜒沒入礫石荒漠之中。

整個半島靜臥在兩海之間，遼闊、熾熱、莊嚴，帶著一種近乎殘酷的美。

風捲起沙塵，在谷地揚起淡淡的黃霧，像是這片土地沉睡中均勻的呼吸。

§ 西奈之眼

飛鷹再度拔高。

風聲忽然變得空洞，像被抽去了重量。畢達哥拉斯俯視腳下的群山，視野在某一瞬間失去了方向感——不是因為高度，而是因為比例開始錯位。

群峰之間，出現了一塊不屬於山脈的空白。

那不是谷地，也不是常見的侵蝕盆地，它過於完整。



赭紅與灰黑交錯的岩層，在某一處悄然彎折，形成一圈極為平緩、幾乎察覺不到的弧線；再往外，又是一圈；第三圈略有偏移，像是刻意避開某條不可見的軸線。它們被風沙覆蓋、被斷層切割、被時間磨損，卻仍然保持著一種令人不安的秩序感。

那是一組層層內縮的圓。

畢達哥拉斯屏住呼吸。

他的眼睛並未立刻看見它，而是先在心中感到一陣熟悉的震動——如同數列在腦中自行展開，如同音程在靜默中彼此對齊。

飛鷹的影子掠過最外圈的岩帶，那影子沒有筆直前行，而是被某種無形的力量輕輕牽引，沿著弧度滑行了一瞬，隨即脫離。那一瞬極短，短到足以被誤認為風向的錯覺。

但他知道不是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聲音未出口，便已消散在氣流之中。

飛鷹振翼，氣流再度變得紊亂。那組圓環開始被山影與沙霧吞沒，重新化為尋常的荒漠起伏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命令牠下降。

他只是將那個形狀牢牢地記在心中，如同記住一個尚未被允許使用的數。

時機，尚未成熟。

§ 夜空星象

夜風自山脊滑落，帶著白日殘留的礦石冷意。

營火已熄，只剩灰燼在石縫間微弱地呼吸。

畢達哥拉斯獨自坐在岩臺邊緣，背靠溫熱尚未散盡的花崗岩，仰望夜空。



西奈的星辰並不璀璨，卻異常穩定。沒有河谷水氣的扭曲，也沒有海岸的閃爍，星點如被釘在深藍的穹幕上，各守其位。這種穩定，讓微小的變化反而顯得清晰。

東方低空，一顆光芒柔亮的星體正貼近地平——金星。

它不急於升起，只在將夜未夜之際停留片刻，像是在確認什麼。畢達哥拉斯記得它曾消失過，在數個月前的晨曦中隱沒；如今再現，位置卻略有偏移。

不是錯覺。

他在心中默默比對。

五個循環，八年的回返，可這一次，它沒有完成形狀，只完成了方向。

他忽然明白，這不是用來宣告開始的星，而是用來標記「尚未」。

夜更深了。

南方的星群緩緩旋轉，天狼星尚未升起，卻已在預期的位置等待。

它的缺席，比出現更具重量——如同一道尚未敲響的音符，懸停在旋律之前。

畢達哥拉斯低下頭，看向地平線的輪廓。山影在夜色中層層重疊，形成與白日所見圓環地形極為相似的暗線。他忽然意識到，自己白天所辨認的形狀，並非孤立存在。

天與地，正在使用同一種語言。

他以指尖在岩石上輕輕劃出一段弧線，又停住。那弧線若延展，將會閉合成圓；可他刻意不讓它完成。

不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做。
而是因為夜空還沒有完成。

遠處，月亮尚低，尚未進入與金星構成和諧比例的位置；星辰的間距仍在移動，細微而堅定。這不是錯誤，而是正在進行中的調整。

那一刻，他終於確信——第三基地之所以沉默，並非被封印，它只在等待。

他收回目光，閉上雙眼。

「原來我不是來啟動它的。我是來學會等待它的。」

夜風掠過山脊，星辰繼續它們古老而精確的行走。
而在西奈的岩石之上，一個尚未完成的圓，靜靜地與天空對齊。

§ 進入基地

待續…。